



潘國森

中國不需要這冠軍

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足球賽曲終人散，阿根廷球王美斯(Messi)成最大贏家。近年資訊發達，頂級足球賽的現場直播流通全球，舉世球迷的總數目與我們父祖輩時代比較，不知翻了幾多倍。美斯該是足球史上最受舉世球迷愛戴的球王級巨星，最廣泛被認為「山羊」(GOAT, Greatest of all time「有史以來最偉大」)。他刷新了最多的世界盃紀錄，由出賽場數、比賽時間、獎項等等。4年一度的世界盃，按歷史的極限是16年內參加5屆，美斯會以「望四高齡」第六度出戰2026年世界盃嗎？相信整個阿根廷足球圈和舉世的美斯迷，都會期望4年後美斯每一出場都在刷新舊紀錄。

足球無疑是當今人類社會最受歡迎的體育活動，每次世界盃都會讓許多原本對足球全無興趣的人短暫加入觀賽的行列。盛事過後，各大球國的生活回歸日常，偶然的球迷又再對足球不屑一顧。原先的球迷又將心神放回本國和歐洲五大球賽(英法德意西)的頻繁戰事。

中國球迷對男足表現已經越發沒有要求，自從2002年世界盃國家隊首度登場，中國球壇已換了兩個世代。一般足球員的黃金歲月只有20到30歲的10年左右，男足20年未得第二次進軍決賽圈，要分析和研究，可以寫成一篇博士論文。20年前國足唯一的一次亮相決賽圈，沒能交出一張像樣的成績單，三戰皆北，即香港球圈常說的「三零部隊」，是零勝、零和、零進球。

因為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中國在

上世紀八十年代方才回歸國際體壇，那個時代中國很需要多拿世界冠軍、奧運金牌來重拾民族自信。記得跳水名將熊倪於1988年首度出戰奧運，雖然明顯表現優越，金牌卻被美國老将盧根尼斯(Louganis)奪走，因為那是由評判團評分的比賽，出現不甚公平公正的賽果亦屬常見。當時來自香港亞洲電視的體育記者顧紀筠訪問熊倪時，熊倪顯得很難過，大概是認為有負國人的期望吧。顧紀筠卻安慰這個大男孩，說道我們香港觀眾不管他取得什麼成績都會全心全意支持他。熊倪說不算遇上「貴人」呢？多年後熊倪終於得到奧運金牌，不必為曾被「豪奪」冠軍而抱憾了。那個年代的國手面對國人期望奪冠的壓力，由此事可見一斑。名將如跳高的朱建華、舉重的何灼強都是有奪冠的實力，卻未能頂住心理壓力而未能奪金。

2016年「洪荒少女」傅園慧在奧運場上雖然未有奪金，但仍然是心情開朗地與記者笑談賽果。那時筆者就萬分高興，知道「中國人不再需要奧運金牌來重拾民族自信」！

倒是美國「輸不起」！2008年北京奧運，國家隊在金牌總數首次超越美國而登頂。美國主流媒體竟然厚顏竄改奧運百年習慣，改用獎牌總數排序，「巧取」首位，讓獎牌榜變得不得有序，為天下笑！

足球這回事，終究是社會大眾工餘的消遣。阿根廷三度奪冠，繁華過後，國民還是要為每日的衣食住行、柴米油鹽煩心。甚至有人說，倒不如讓美斯當上總統！可見該國國民對現屆政府和整個政團的絕望。

中國其實不需要世界盃冠軍。



童心

食雞記

讀大學的那些年，常去紅磡和黃埔打卡雞煲店。有一家「紅姐雞煲」，開在蕪湖街上。晚上6點，就已是大排長龍。當時系裏有幾個內地生，幾乎每個星期都去，說是最解饞，「有家鄉的味道」。我跟着去了幾次，漸漸地就明白，這「家鄉的味道」並不出在味蕾上。那「紅姐雞煲」，論菜品質素，真是乏善可陳，只不過是捨得多放油、調料給得足，但那雞肉明顯是飄洋過海不知在碼頭的冰櫃裏放了幾耐的冷凍貨，口感並不好。內地生喜歡的是那環境，再加上價格實惠，一大份才98蚊，各種配菜每份也都在20蚊以內，可以毫無顧忌地大快朵頤。

據說，老闆紅姐在油尖旺區小有名氣，當然，在最初來港的那些年，她用的花名還不是「紅姐」，毫不在意被人稱作「北姑」的她，很紅很紅，在旺角的按摩店察言觀色、俘獲回頭客，漸漸地積累了「自己開店」的資本連同野心。

不知為什麼，當我把自己聽說的這些坊間傳聞帶回學校後，去雞煲店打卡的同學愈來愈多了。也許這種「另類」的勵志故事，也是吸引客源的絕佳方式。只不過疫情的第一年，它就執笠了。我和大學同學聚會時，每每說到這件事，總會無聊地八卦紅姐是不是換了地方重操舊業，繼續風光無限、「雞」味更濃。

日子總要過下去，食雞必不可少。大學畢業後的這些年，我漸漸地學會了和父輩一樣，去參加酒席時專登留意是否有「雞肉」大菜，並用這道菜來暗暗評判主人家的「誠意」和店家的「手藝」。印象最深的是尖東的富豪軒，論起婚宴等，並不是90後們的首選，但它家的「茶皇燻雞」卻是貨真價實的名菜——先炸再燻，吃上一口，滿是茶香。這道菜得到亞洲美食節的大獎，以至於我在某次婚宴邂逅了這道菜後，便時不時地想念，每個季度都要去回味一次。有時候一個人去，有時候叫上三兩好友。點半隻茶皇燻雞，再配上一份杏仁豬肺湯，另叫一份上湯時蔬，分量剛剛好。

開在金鐘太古廣場上蓋的夏宮，是品質一直相當穩定的米芝蓮餐廳，它的炸子雞中規中矩，是那種最傳統的做法，外酥裏嫩。去的次數多了，我有種感覺：點這道菜的人，會被服務生暗暗地讚賞——招牌菜無須推介和多說什麼，懂的人自然懂，這種無言的默契大概是饕餮的另一種境界。有好幾次，友人做東，請我在夏宮小聚，服務生熱情地推介一些新菜，友人和我相視一笑，念念不忘地加半隻炸子雞；服務生很佩服地笑了笑，那「好」很是舒服。

開在彩虹邨的金碧酒家，也是食雞的好去處。「醬油雞」聽起來雖然直白，卻入味得很。它的妙處在於醃製時的糖分掌握。一如生活，太甜了會膩，好日子也要恰如其分才更懂珍惜。



潘明珠

家兔野兔 喜悅繪本

記得我侄女小時候，曾養過一隻淺棕色毛的兔子，取名字叫「拖肥」，是她鍾愛的小寵物。後來拖肥愈長愈肥胖，在家中的沙發跳上跳下，活躍得驚人！那年是兔年，我送過經典的彼得兔圖書給這愛兔的女孩，這系列的長壽繪本，由英國的阿特麗斯·波特創作，已經暢銷了一百多年。故事中的彼得兔，喜歡在田裏吃蔬菜，對許多事物都愛好奇探索，我侄女童年在彼得兔陪伴下，自然也受感染，養成愛探奇的性格呢！

迎向每一個生肖年，我總習慣為親子搜集及介紹一些配合當年生肖動物的童書。兔在中國生肖文化中具純潔吉祥之寓意，也是活力和幸福的象徵；而月兔或玉兔，是中華民族文化孕育出來的傳說形象，深入民心，在神話故事中，玉兔為何居於月亮上的廣寒宮？傳說紛紜，引人入勝。今年兔年，除了上述深受孩子喜愛的知名經典兔故事外，我想向家長推介一些另類兔子的繪本！

日本作家岩村以寫14隻老鼠繪本著名，但其《小兔子兄妹》繪本寫得一樣出色。作家站在兒童視點，以兒童特有的方式走進廣闊的田野，熱情地觀察，遇上牛犊和寶寶、瓢蟲、蒲公英等，發現大自然的奇妙；遇上危險，小兔子兄妹蹲在一起，因為這是媽媽教牠們保護自己免受危險的好方法。畫家筆下柔和的線條和溫暖的色調，突出了小兔子的可愛和大自然萬物的柔和，讀來讓人也想起童年，感覺溫柔的風就從圖書裏吹拂過來呢。

大概兔子都愛一雙一對行動，另一本關於一雙好朋友《白兔子和黑兔子》繪本，我認為成人看了也會有更深感受！繪本裏相反毛色、外表似不相稱的黑白兔子，美妙之處就是牠們深愛着，總想永遠一起結伴；牠們握着手，摘下蒲公英的花，和生活在森林中的動物於月光下歡愉跳舞，那如夢似真的畫面，令大小讀者深深陶醉……

至於《不一樣，超神氣》(見圖)這繪本則講述小兔奇奇有一隻長耳總是垂下來，因牠和別的兔子不一樣，經常被別的兔子取笑，牠只好想盡辦法，讓耳朵挺直起來……後來牠學會不介意別人目光，接納自己長得跟別人不一樣，故事構思別致，親子共讀，可啟發孩子即使遇上挫折、困難，要知道那是童年成長的必經之路；在新一年要鼓足勇氣去克服困難，才能創造美好的明天！



余似心

香港的先生小姐

在與年輕人應對中，經常有這樣的對白：「請問貴姓？」「我是X小姐！」甚至公務員的電話留言是：「我是Y先生……」每逢聽到這些自稱先生小姐的回應，心內就極為不是味兒，他們連基本的禮貌和禮儀也不懂得，讓人感到自大和可笑，希望有人能告訴他們，別再這樣自稱，成為笑柄。

一直以來，大家自我介紹，都會用「小姓Z」，「小」是謙卑的自我表達，亦是對對方的尊重。要知道「先生」、「小姐」是尊稱他人，是對別人尊重之詞，並不是用來形容自己的。我在小學時，老師已教導我們這些稱謂，所以不明白現在的年輕人為何不懂得。我想，老師沒教的話，父母便要教，或是上司要指出，免得子女或下屬貽笑大方。

對於自我的認同，不知為何，香港不少人會處於極端、尷尬或隱晦之中。在公事上的交往中這感覺便頗強烈。遇過不少因公事聯絡我的新朋

友，會以英文名字打招呼，姓氏也欠缺，若需進一步接觸的，我會請教對方的全名，甚至中文全名，以方便做記錄。奇怪的是，當中許多人自願透露自己的中文名字，附上的名片也沒有中文姓名，行業歷史愈年輕，情況愈普遍。有些認識很久的朋友也會介意人家叫他的中文名字，有人對我說：「妳叫我的中文名字，我會打冷顫的！」他們的中文名字其實取得不錯的，也實在令人摸不著頭腦。

這引出的問題來了，酒會的名牌應該寫中文還是英文？在中國人的地方，我取向全用中文，以示尊重，除非是外國人。但隱秘的中文名實在太多，亦不知對方是否介意以中文示人，有時會以他們自己的商業名片代替名片。

在餐桌名牌上也遇着同樣的問題，我嘗逐一問嘉賓他們希望使用中文還是英文名字。其實中文名字是創意無限的，也代表了父母的寄望和心意，通常較英文名更具代表性，香港的文化習慣實在有點怪！



李雲娥

端坐在時光深處的煤油燈

入夜，大街上霓虹閃爍，大街小巷燈火通明，城市的夜璀璨耀眼，卻有幾分浮躁艷俗，倒讓我想起小時候母親的那盞煤油燈。

母親從小就出落得標致動人，瓜子臉、楊柳腰、櫻桃嘴。在母親讀完小學一年級的時候，外公被土匪綁走後再沒回來，幾天後，外婆急火攻心匆匆離開了人世，半個月的時間，母親失去了她的雙親，從千金小姐變成了孤兒。天塌下來了，誰來頂呢？比母親大幾歲的舅舅，他稚嫩的肩頂得起這個家嗎？夜已深人亦靜，母親卻沒半點睡意。聽到老鼠吱吱的叫聲，哥哥妹妹香甜的鼾聲，母親的淚水不由得湧了出來。

不到10歲的母親偷偷地去學裁縫。她跑到裁縫店，看師傅怎麼量尺寸、怎麼畫線、怎麼裁剪。看到師傅忙，就幫着打下手，眼明手快地端茶遞水，滿面笑容地幫着招呼顧客。嘴裏甜甜地喊着：「張嬸，請坐。」「李叔，請喝茶！」她牢記着一句話：「嘴巴甜，是本錢。」花朵一般的母親，對着每個客人笑得像朵嬌豔的牡丹。一個小小的裁縫舖，因為母親的到來，有了生機，有了歡樂。店裏的生意意外地紅火起來。師傅也喜歡上母親，母親問他的事，他總是耐心細心傳授，手把手地教。母親像桃花島的小黃蓉，一點點透。回到家裏後，母親就在煤油燈下像老師傅一樣拉着姨媽，給她量袖長、衣長、肩寬、胸圍、腰圍，把姨媽擺弄來擺弄去，比劃她衣服的前襟後襟，仔細看衣服上的針腳。然後就靜靜地坐在煤油燈下，拿出針線盒，在一塊破布上練針法；時光在破布上，一針一針輕盈地走着。搖曳的光影劃過母親小小的臉，年幼的母親顯得

那麼真靜潔。

這樣待了一個星期，母親就宣告出師了。她做的第一件衣服，是拿一塊家中的舊窗簾布給自己縫了一件小花襖，穿在身上像模像樣的。第二天母親特意穿着自己縫的衣服在院子裏興奮地走來走去，逢人就說衣服是她自己裁剪的，問別人衣服好不好看。院子裏的人見了，沒有不誇母親心靈手巧的。從那以後，母親就常常在燈下給人縫衣服。

在我童年的記憶中，每天吃完晚飯，母親就找一塊厚厚的棉布，雙手捧着玻璃罩，對着罩口狠狠地哈幾口氣，把布綁在筷子上伸進罩子裏，反覆攪動，把燈罩上的黑色斑點擦得乾乾淨淨。一盞小小的煤油燈，紅紅的燈芯在裏面跳躍，亮光透過玻璃罩均勻地散發出來，滿屋生輝，讓人感覺溫暖，讓人心裏有了希望。靜靜的夜裏，我坐在燈下寫作業，看書。燈光如豆，在我的書本上跳躍着。母親在燈下靜靜地幹活，有時縫衣，有時繡花，有時做鞋……母親納鞋底時，鞋底足有一厘米厚，很難扎。每扎一顆線珠子，都要三咬牙，戴上頂針，將鞋繩的頭頂打個結，另一端銜在嘴裏咬一咬，燃尖，穿入牙齦粗的針鼻裏，拇指和食指掐着針尖，扎在鞋底上，把針鼻套入戴在中指上的頂針小孔裏，咬牙一頂，鞋底背面才冒出一點點兒針尖兒。露出的針尖只有半顆米粒長，手指指不住，便用嘴巴貼着鞋，牙咬住針尖拔出針，呼啦啦地拉着鞋繩。把繩拉到盡頭，右手挽着小繩，把繩拉緊，這樣才完成一顆米粒長的一針。

冬日裏，雙手凍得冰涼，母親就用雙手靠近玻璃罩，哈口氣，反覆搓幾下，凍僵的手就變得熱乎起來，然後繼續做事。多

少個深夜，我從夢中醒來，看到煤油燈還亮着，像把黑夜燙出一個洞。母親在穿針引線，有時選用針在頭髮上劃拉幾下，有時連着打幾個哈欠後用手拍拍雙頰，有時用手揉揉發脹的眼睛，有時還隱隱聽到母親哼着古老的民謠：一粒糯米兩頭尖，阿妹不要兩頭戀。戀情一個對一個，不要一腳踏兩船……

有了幾個子女後，母親更加忙碌，總有做不完的事。父親是個教書匠，忙完學校裏的事還要忙田裏的活，家裏的事一向不管的。在我的印象裏，只見過他在燈下拿着算盤算過一次賬。那是寒冬臘月，家裏殺了一頭豬過年，大部分肉是賣給院子裏的人，而且是賒賬，東家幾斤幾兩，西家幾斤幾兩都記在賬本上。吃過年夜饭後，爸爸摸出一把古老的算盤，左手翻賬本，右手撥算珠，手心裏還揀支筆，三根手指上下翻飛，算珠在手指撥動下，發出「噼里啪啦」清脆的響聲，像在彈奏一曲美妙的音樂。我正在對父親佩服得五體投地時，母親搶先一步把賬算出來了，把我們驚得目瞪口呆。父親還是很不服氣，母親一個家庭婦女，口算比他的算盤還算得快，讓他這個教書先生的面子往哪裏擱。幾十戶人家買的肉，幾斤幾兩，媽媽在心裏記得清清楚楚，幾元幾角，算得明明白白。我翻開賬本，隨便唸一個人的名字，母親就能報出他買了多少肉、欠多少錢。望着燈光映照下的母親，我懷疑是仙女下凡了，那麼美麗，那麼迷人。這次以後，父親對母親又多了幾分敬佩。

如今那盞煤油燈端坐在時光深處，母親也作古多年。但挺着彌勒佛大肚一樣的煤油燈，母親在燈下趕貨的情形時常進入我的夢鄉。



狸美美

後疫情時代的集體反思

上期小狸寫了《三年四象限》，算是「後疫情時代」的一個個體反思，但這場疫情值得檢討的東西實在太多，比如，今天想從宏觀角度再聊一個集體反思。

隨着內地最終開放通關，這場困擾了全人類整整3年的疫情似乎真的宣告「結束」了。

剛剛過去的元旦，世界各地都有成群的人們聚集歡慶，其中巴黎香榭麗舍大街上，據報有多達「100萬」人一起倒數。封閉了3年的人類，又出來耍了。

這讓小狸想起疫情初期的一些新聞：說人類活動停擺之後，地球反倒復甦了。山清水秀，萬物升騰，大自然一時間美得不像話。

忙着「回歸疫前生活」的人類，除了撒歡兒，是不是還應該思考點什麼？至少，是不是應該靜下來好好想想為什麼會有這場瘟疫？

就在上個月中旬，聯合國召開《生物多樣性公約》第15次締約方大會，有近200個國家出席。開幕式上，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直接說：「伴隨着人類無節制和不平等的經濟增長的無盡慾望，人類本身已經成為了大規模的滅絕性武器。」而聯合國報告進一步用數據支持了他的說法——伴隨着人類活動，地球上三分之一的土地、三分之二的海洋以及85%的濕地已經面目全非或不復存在。人類正在給自然界帶來比人類歷史上其他任何時期都要大的麻煩，超過100萬種動植物正面

臨滅絕的危險。

可能有人會傲慢地想：我吃好喝好就行了，那些奇奇怪怪的物種干我P事？但大自然的強大，反手就會給傲慢之人一記響亮的耳光，就如近年頻頻爆發的各種疫情。

雖然具體到眼前這場新冠疫情的起因至今還沒有明確結論，但科學家已經提出，包括新冠疫情在內的多種病毒肆虐，與生態系統失衡有關。這其中一個重要現象是，近年很多新冒出的嚴重病毒，包括埃博拉(伊波拉)、沙土、禽流感等等，有高達75%是人畜共染的，即由動物傳播給人類。之所以會造成這種現象，恰恰是因為人類的若干活動導致自食其果。這些活動包括：城市不斷擴張、森林濕地過度開發、環境破壞、氣候變暖、非法狩獵、亂吃野味……這些行為都導致野生動物被迫與人類要進行愈來愈近的接觸，從而增加病毒傳播的機率。

與此同時，不斷減少的物種讓擔起「生態系統」的支點愈來愈少，而支點愈少，系統自然就會脆弱，比如當今全球75%的食物只來自於十幾種農作物和5種動物，這種單一又密集的生產業式，極易發生病蟲害或疫情感，從而大幅減損食物產量，造成糧食危機。

傲慢的人類並不強大，真正強大的是精巧的大自然。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是命運共同體，善待鄰居就是善待自己。走過3年血淚之路的人類，希望長個教訓，這是我們該有的集體反思。



劉征

病人馬思純

在新一代女明星當中有一個模稜兩可，卻獨一無二的形象——馬思純。自打她因《七月與安生》獲得金馬影后的殊榮之後，她的形象就分裂為兩個，一個是擁有大好前途的天賦演員，一個是在愛當中極易喪失自我的無底線付出形象，這種極致的付出甚至令人覺得她有些濫情了。

據說，她每次戀愛都會愛到極致。在中國傳統當中，這類女性可不討喜。大家喜歡那些大女主，充滿母性光輝，負責任，韌性強。譬如斯琴高娃(《康熙王朝》、《大宅門》)、寧靜(《孝莊秘史》)、孫儷(《甄傳》)等等。馬思純不這樣，她柔柔弱弱。隨時都會放任自己的情緒戰勝她，以至於她病倒了。於是，當許鞍華籌拍《第一爐香》的時候，馬思純被選中飾演同樣為了抓住愛寧願付出一切的薇龍。

其實，這樣的女人並不像輿論當中那麼令人討厭，她實際上擁有一種浪漫主義般的藝術美感。尤其在兩性關係當中，這種情感性的東西是男性身上所不具備的。巴爾扎克曾經在《貝

姨》裏塑造了一位拋妻棄子的埃爾維男爵，並說他愈來愈潦倒，就是他在不斷地去找女性之美。而《追憶似水年華》當中，普魯斯特對這種女性之美描述得更細緻。在故事當中，斯萬千辛萬苦地娶回了一個交際花奧黛特，是因為她身上具有一股風流。這風流甚至會讓她聯想起某位畫家的名畫，並因此讚嘆不已。可是嫁給斯萬之後的奧黛特不這樣看。她迫切地想要變成一個貴婦人。所以，當斯萬一旦愛上她身上的某個女性之美，奧黛特一定會想辦法改掉。以至於到了最後，斯萬只得偷偷地向旁人讚美自己的妻子，之後還得補上一句：「千萬不要告訴她。」

馬思純沒有想要改掉她身為女性的那種迷人的美。她向來是一個愛做夢的女人。而且，她還不滿足於做夢，而要在愛的實踐當中去豐富夢境，以現實之體驗來令自己的愛情世界到達一種精神。所以，馬思純向來不談愛情過程當中的得失。她總是放任自己全情投入，以至於她和對方都被淹沒了。這愛甜蜜、瘋狂而痛苦，因為愛情在到達頂峰與未到的兩可之間。馬思純時而因恰到好處而滿足，又有時因愛的

不足夠而必須利用幻想到達圓滿，她很疲憊。而她的義無反顧是排山倒海般湧澎湃的，以至於男人們紛紛離她而去，因為誰也無法承受完全被愛淹沒。

這種精神疾病在世俗當中一直備受詬責。世俗總是想像精神分析家那樣急於治好這種病。所以，在拉康的精神分析那裏，最終是要拯救一個病人馬思純，將她從幻想當中拉回到現實世界。可在某些追求精神至上的哲學家眼中——比如德勒茲——馬思純這樣的存在是最美的。德勒茲追求純粹精神的完整性，他需要馬思純停留在她所在的位置。這種性情將令她成為一個不斷生成中的女人，這個生成並非是要強調她在愛情上的實踐，而正好是在於她本身的反實在，並令自己進入一種由現實不可到達的愛的對立面，那就是作為精神的愛本身。於是，她就變成了一個典型的、某種處於精神制高點的絕對勝利的女權位置。因為她以自身的行動和情感優勢愛成了一種唯我獨尊的崇高地位。將自己置於愛情的幻覺當中，並使愛成為她的愛。於是，馬思純成了愛的絕對主動者，一種另類女權。